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人共興以來

翦勝野聞

徐禎卿

徐禎卿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

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

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

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

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九四人初一公配

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

諱世珮元初藉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

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

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

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

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

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為善人先伯娶劉

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

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

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

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

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  
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  
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  
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  
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刃漸衆因  
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  
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  
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  
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  
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

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復可攷今自仲八公高魯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根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 曾祖考為資德大

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 大夫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

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

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  
夫人謹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壟焚香告祭遵舊  
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  
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  
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  
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  
德存仁 以求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  
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攷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穿

穴 太祖與仲兄謀草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縋  
絕仲返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  
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髮髯有應者具  
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  
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  
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虵擾而就之因祝  
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未附焉一日戰畢群坐藉  
土虵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  
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



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堦於前甫奠忽霹靂  
大震白龍夭矯自堦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  
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青田劉基伯溫嘗攜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  
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予其輔  
之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  
也夜登虎丘山復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時郭  
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  
結納曰後十年主君當爲天子我其輔之乃拂衣

大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麤士人人欲更試大位  
徐相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  
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嘗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  
此處非爾所宜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太祖至  
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  
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  
船給官胥之屬

僞周主張士誠面縛見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汝何為哉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為誰對曰前元江淞行省參政臣周伯琦曰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為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帝以為佞臣命誅之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為陵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媪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媪嘗備禮儀送

帝歸黃覺寺中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  
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  
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  
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  
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  
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  
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  
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  
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  
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

中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好  
如初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欲避火災也  
屢築屢潰乃命袁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卽就

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匕飭屢廢思得一事卽以片  
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鶉  
焉泊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旣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  
觴焉至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

驚拜 殿下 帝聞之乃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骸骨歸 帝親餞之勅其孫

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上請歲

覲陛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

恩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

人璲孫殿廷儀禮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

暮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譴 帝微使人廉

之則無恙大怒下璲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其家

先是濂嘗授 太子及諸王經 太子於是泣且

曰臣愚驚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

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預汝耶？」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解衣舄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救濂死而更令入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太后具齋素。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爲作福祐之。」帝艷然投筯而起。濂至，帝令無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璩慎。太祖視朝，若舉帶當曾，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太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  
進羹微寒帝怒舉盃擲之羹汚狼籍后耳畔  
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  
人中有冒名代請者帝大怒悉命錦衣衛戮之

吳僧末隆

嘗居蘇之尹山寺

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

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  
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  
中侍曰煩語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  
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宦盤旋舞於龕



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

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神僧

未隆雨也 太祖御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 馬后負之而逃 太子私繪

爲之圖及 后薨 帝慄不樂愈肆誅虐 太子

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

以棘杖遺于地命 太子持 太子難之 帝曰

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

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太子

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卽

以所坐榻射之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探懷

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  
布袋僧墨痕猶新芻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  
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  
妨益 帝爲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  
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集中得僞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  
曰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  
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啓

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

淵聰明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  
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己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  
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儼九  
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  
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故業如豐沛之  
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  
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  
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  
巧電布星羅之合度翬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

峙中天之華閼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  
梁雷陳六偉

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衣端拱

帝王宮

西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霑雨露民安物阜

悉依歸

南嶺嵩猿歸奏表函方土珍竒皆入貢華生彤管

照晴嵐

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

蒙帝德

上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階  
光萬丈

下邊境烽消收戰馬六軍務在盡耕桑率土豐登  
樂閑暇

伏願闔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巖山河壯帝居  
翼翼金城之鞏固永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  
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  
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元君旣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  
馳書明示禍福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

系金身續卷一百三十一  
風燿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  
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帝忽  
至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劍以示帝曰戒之戒之  
若他人得以僂汝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上爲老頭兒  
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  
傅他往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  
夫徐達負罪於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

爲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摠諸軍至曰張士誠  
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爲張王今朕爲天子此邦  
居民呼朕爲老頭兒何也卽命藉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宮人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  
其蠶繅徵稅之費而責之今後有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

草聊寄食爾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蒲案惟供司

土神几尚餘空去聲 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

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

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翬几小

木命生賦詩因喻已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

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

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

其為 帝也明日忽移名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

既至 帝笑曰秀才憶昨與 天子對席乎生惶

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為按察使秣

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僧宗泐性頗聰慧 太祖愛之令其養髮髮既成欲



官之泐固辭乃止。帝嘗命往西域求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國道，逢一老僧，泐遙拜問之曰：「西域此去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西域求經，惟老師指教。」僧曰：「毋行，祇自勞爾爲我致書。」明主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視之，乃帝卽位時作水陸醮齋以荅神貺。上御製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允之乃止。

僞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鱉後國事。」

既去 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戚機臣其殘膏積侈敗國喪家 帝特惡焉故極于此典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所過之地縱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見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他事幽之空室中絕其漿食 馬后竊以餅餌遺之一日煎餅釜中將修供爲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膚有傷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

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因留之  
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 帝乃貽敝  
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  
祖卽位子且長矣王母携其子及質物上謁 帝  
令工部草創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旣成遂  
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太祖以 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屍骨蒲  
輦過其前激之 太子不勝慄蹙撫掌曰善哉善  
哉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

為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 帝就視

因喻其旨

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

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僇

居民空其室蓋

馬后祖貫淮西故云

曰善姑善

洪武十二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帝親見火光

自空中下乃再拜曰 上帝赦臣臣赦天下

或云雷火

遼宮追帝 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宮又為... 謂... 然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舂

太子曰

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

暮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壓於父不得伸其

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况於天子  
之嗣乎 帝大怒以劍擊之 太子走且曰大杖  
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 太子曰禮可緩君父  
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  
見 帝謝罪 帝怒始釋

馬后旣薨臨葬日大風雨雷電 太祖甚不樂召僧  
宗泐至曰 太后將就窆宐汝其宣偈泐應聲曰  
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  
來宣已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啓輜 詔賜泐白  
金百兩

徐魏國公達病疽疾篤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  
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  
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 帝蓬  
跣檐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為周  
其後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  
侍臣曰 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  
文釋然自順豈非天 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  
作則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  
僧也以我從釋氏也光則摩頂之謂矣則字近賊  
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情不  
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爲遵守帝因自爲文傳布

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  
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  
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  
衡無錫人去京畿甚近與不上刻六日復朝案

衡七日失期 上怒曰 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

於天子遂命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 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

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

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

之慈也 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

佯狂病顛拾啖污穢 帝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

命以木錐錐凱凱對 上大笑 帝放歸自縲木

榻於牀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

使者廉其縲還奏狀上不為疑已而生 太祖晏駕



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筯致恭 帝問曰

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

施之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

在軍中曾為草露布 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

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

旨械繫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

京師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

我斂屍姑乃大慟之 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

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傳易數遞始至

便殿膏燈煌耀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

問曰是汝草露布耶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

太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

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首曰臣萬

死不敢當 帝曰卽不敢姑勿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 帝

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

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

尚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庭謁  
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卽日  
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  
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甦具  
封事謁丞相不拜笏或趣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  
而先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太祖覽其奏詔  
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  
乃爲文獻辭當上意卽召見曰錢甦乃者何在  
對曰臣校簿後湖上悟曰丞相憾汝耶卽欲官

之甦謝病歸 帝許之曰為我道諸郡縣入南向  
坐口諭曰 皇帝勅爾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  
軍旅簡在 帝心欽哉勿替甦稽首 陛辭如句  
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  
甦密上其事 帝嘉其績密報之曰 朕命也命  
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  
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既歿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  
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  
妻莫可控訴乃褻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異

其容儀問曰今媼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系金...卷一...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玄素  
復命曰臣未嘗徧迹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  
建規模臣然後潤之 帝卽操筆脩成大勢令玄  
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 帝  
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  
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  
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  
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  
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

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  
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  
數萬餘里尚且不足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神  
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  
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  
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  
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  
聊以博戲倘君勝臣輸則蒲上國之策設若臣勝  
君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

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難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取進止

不致拜謝之禮誠恐國之兵來對面

奉天殿前之末為其主對

國休與此之象小朕百誌其之

奏謝百靈回國米萬國友

想朕哭血公身地痛強張執入

樓萬餘里尚且又其帝賦

主為萬來之詩玉尊玉土

味只之必而味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玉堂漫筆摘抄

陸深

陸深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為  
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  
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  
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  
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  
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  
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

雨雪是也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

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  
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  
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  
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  
畫耕桑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為周密似少  
此耳

嘗見闔閩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文皇帝白  
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  
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晷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

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  
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 朝有事於太  
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  
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  
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  
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已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  
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  
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闕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  
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  
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  
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  
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  
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  
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  
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系金匱要略卷一百三十一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益以爲擠之也今抑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傍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傍爲東閣云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  
楊文貞公以爲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  
奉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  
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  
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

相類少一發筆下作义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益  
鎮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  
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

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  
功臣未有壽考如王者也王最有功於貴州出鎮  
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  
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  
理不足計意為漢府然其辭指温厚亦武臣中之  
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為温州路學  
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  
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  
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即日召見與語



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  
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  
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  
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  
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  
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儀銘邠府長史在 景皇監國時忠知可觀卽文簡  
刺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脩出官二司今以叅議捧表  
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荅明日以所作高  
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曾  
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  
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  
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己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 命閒居少  
宰張先生甬川以革朝遺忠錄見貽題其槭曰及  
謝客時一覽予閉關讀之義例蕪雜似是藁草前  
有三序文不知誰所爲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子嘗有意整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棊以江陰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未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邈邈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脩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

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大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

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

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

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

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

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

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

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

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吾高

其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  
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  
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  
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  
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  
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  
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踈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  
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  
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  
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書文  
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  
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  
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  
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奏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

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  
多少未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  
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  
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  
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  
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  
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  
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

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  
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朝面見候五

日乃罷因免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

學士皆不得面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魯

與論請行午朝禮敘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韶弘

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

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

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

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



大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  
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  
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  
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  
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  
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  
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  
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  
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

開達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旣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 御座設黃幄於上將同朝廷欲脩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 有田

華蓋殿侍宴退  
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

章可見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  
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  
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  
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  
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 皇

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臯平

蘇丑字叔武歛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  
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  
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  
又可爲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  
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內蘇欒城一跋云予兄  
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  
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將別有字行而子

瞻子由特顯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  
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  
所寫時已入閣似指今內閣而言空青曾紆紹  
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  
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爲內閣本此指宋內  
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朝無秘閣用字微有  
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  
字草法稍作轉摺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爲  
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鼎臣兄弟筆意尚存  
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柳書

所疑南窻下兩目作花投筆浩歎

張戶侍西磐潤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  
薛文清公西磐云魯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  
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  
最可觀後來爲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  
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  
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中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  
以病免起爲國子司業

永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獎洪

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  
進士丁卯爲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未  
樂乙酉科未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爲狀元自  
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爲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  
爲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爲許觀榜是年五月  
重試則韓克忠爲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爲張信榜  
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  
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  
也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爲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閤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人欲留以代已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愆忠文端言文端直諫人也遂言於文貞文貞其德之歎謝以爲非君不能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狡猾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爲之備驛遮中皆先置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謗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於數百里外氈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



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爲惡之具悉屏去而  
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  
疑其妬已及還朝遂出之於吏部初仁廟時  
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蒲三考仁廟  
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爲太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啣文貞未  
幾仁廟賓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  
還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  
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旣卒鄉人訴其子於  
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不相能及是遂曰旣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下撫按耳文貞以爲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旣來白其辜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爲尚寶官而去德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爲宰相之子 朝廷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具藁速其來上王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獄成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勅稷之敢於爲惡亦有所恃也稷旣繫獄文貞得疾猶欲援 勅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檢勅導密秘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丹徒斬宮諭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 君臣之際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其蹙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又帝天下吾 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旣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矣

平然于天四大神聖言長攝天於身入帝天不  
 廣其德而分於國平也國其國一而則去帝開  
 諸人皆事此人能斷不於又於其身則大補軍報  
 十歲金刻雖太似其回論卷堅其當報之吾引其德  
 天始起之天彼其德非事也其德也其來上五  
 女始以器武村夫數費及於余問之其封博宮能  
 表無於其德也其德以顯其命太子其德其德其  
 神財之德也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金臺紀聞摘抄

陸深

其入陸深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  
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  
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予忝登朝為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  
書之蓋自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為二卷  
題曰金臺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  
深書於靜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  
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  
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吾曾中所有若  
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  
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  
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  
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

如此

劉公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德丙寅

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  
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  
入地而河水亦適合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  
之禮允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  
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  
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  
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  
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  
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

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  
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随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  
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  
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  
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  
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  
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齧齧然關中之  
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  
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  
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犬酋號火節長偉  
赤頰驍勇善戰兵勢頗張 孝廟遣平江禦之臨  
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 孝廟不樂後  
竟以逗留削爵家居未幾卒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翰林晚退吏適來報云  
明早入 朝俱須早赴但云出院長劉先生仁仲  
之命叵測明早 奉天門駕退中使宣 旨府部  
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翰林院官皆待 命 闕下  
未幾左順門開出一朱櫃中使六七人作傳宣狀

余等皆立內閣門外北望洶洶適勅房中舍過云  
昨進呈通鑑纂要書札忤旨今特布示時西涯  
在告焦王二公皆請罪須臾中官復出手持若

詔旨於是衆皆扣頭謝而退卽日科道官舉劾而

脩書官自西涯以下皆待罪明日有旨內閣三

公不問外自禮侍劉公機少卿費宏學士劉春侍

讀徐穆編脩王瓚皆罰俸書寫則光祿卿周文通

等皆罰俸中書沈世隆吳瑤等二十餘人悉放爲

民外議藉藉以爲是舉也意不出於主上當有

主之者是時劉瑾正擅威福力行之時蔣諭德冕先期數日聞

內艱衆皆惜其不與進書之列故事書成奏御  
必有恩賚或遷官加俸至是蔣公獨得免塞翁  
之喻豈不誠然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  
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  
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  
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  
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  
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

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鏊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 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 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

保珪皆官至一品云 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  
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  
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  
條旣而守谿公被賜魯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龍  
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魯公卒閱兩月閔公  
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  
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瀟以太子  
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  
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  
山王公翱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蒲朝皆少

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  
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  
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  
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  
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  
云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  
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  
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  
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

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勵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  
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  
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  
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  
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  
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

家迎求溢戶酌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  
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  
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  
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  
答曰是古方耳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  
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  
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  
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  
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



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  
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  
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  
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不  
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  
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鱷，何處尋得遣使卽其  
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  
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

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  
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之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  
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  
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  
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  
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  
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

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

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  
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  
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克餽贖  
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  
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  
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  
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  
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  
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  
失也

系金身系分一丁三十二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  
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  
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  
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  
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  
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  
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  
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  
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 旨矣俄爲吏部覆

寢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日謝 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比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涪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萬一私水不暇所以談之國國開樂曠以言善

祖日靈而古之數種不異其木不為害者天幸爾

夫其以與靈神靈與若空其靈然為地不也今根

之共詣幾何耶三吳古古不入鄉古其只皆爾樂

幾却以冀他為皇端四六廿二千正百里今冀州

本傳與此而古無以餘與益若然有可錄者二事齊

識眾其異文

日精 恩商當八員文了未悉之公眾人直矣其

寔眾以商夢不似林之表再請 首錄中符之則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停驂錄摘抄  
陸深

陸深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乃今  
歸德州卽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  
亦旣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  
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已巳年刻之後正德  
已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逾  
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云夫文獻  
之廢興非特有數亦抑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  
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  
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  
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  
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  
每與亡友王韋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孝  
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  
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  
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  
詩史亦畧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  
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  
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  
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  
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  
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  
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  
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  
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  
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

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箇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

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揚往  
徃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  
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遂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  
外無他語但道子行得無受炎涼乎予笑曰不至  
是小人炎涼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  
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  
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

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  
吾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卽引手令其診脉姚  
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  
之姚乃方脉旣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  
醫領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  
干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祕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  
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  
旣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  
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  
曰知之矣卽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

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爲  
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  
官田爲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  
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  
神宗見其康強聞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  
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酌中恰好卽止神宗以爲名言夫有所享者必  
有所養燂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爲予鄉前

續金匱要略卷一百三十三  
輩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脩之士一日衣緋  
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  
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  
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  
令石取二升為鼠雀耗我太祖則每斗起耗七  
合石為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  
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為  
也近時巡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  
季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  
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